

西域历史编年

文史兵辑

喀什师范学院图书馆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前 言

《西域历史编年》是编者用了一年的时间，参考了我国历代正史和《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以及《明纪》《清史稿》《东华录》等历史资料，辑录而成的。并在有关同志的协助下打印出来，算是了却了一件大事。《编年》是为有志于西域研究的同志编制的，目的是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编年》里所指的“西域”，是广泛意义的“西域”，即包括今阿拉伯国家以及中亚细亚各国在内的“西域”，并不单指今新疆而言。从《编年》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古代到近代西域各地与我们祖国的密切联系的轮廓。这里面既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尽量作到资料不遗漏，但它却不能充分地满足读者的要求。在此，敬请读者们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进一步地加以补充和改正。

编者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汉文帝刘恒

前元六年

冬，十月。匈奴单于遗汉书曰：“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支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夷卒矣~~，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人。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宜诏吏民远金。”帝报书曰：“单于欲除前事，复故约。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

汉武帝刘彻

元朔三年

夏，四月。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余众遁逃远去，怨匈奴，无与共击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敖以郎应募，出隄西，径匈奴中；单于得之，留敖十余岁。敖得间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敖，喜，为发导译抵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太子为王，既击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饶，少寇，殊无报胡之心。敖留岁余，意不得月氏要领。乃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会伊稚斜遂于单，匈奴国内乱，敖乃与堂邑氏奴甘父逃归。上拜敖为太中大夫，甘父为率使君。

霁初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元狩元年

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田。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霁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天子既闻大宛、大夏及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欣然以霁言为然。

元鼎二年

是岁，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漠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霁

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帝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余，^帝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

西域凡三十六国，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流东注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马，爱之，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诸使外国，一^岁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谓操大放博望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元鼎六年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间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未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治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散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橐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遮击之。使者争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沮井而还；匈奴将军赵破奴将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奴水而还；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皆不见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

元封三年

冬，十二月。上遣将军赵破奴击车师。破奴以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车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

春，正月，甲申。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击楼兰，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元封六年

秋。乌孙使者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亦重汉。匈奴闻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属皆事汉；乌孙于是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与群臣议，许之。乌孙以千匹马往聘汉女。汉以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往妻乌孙，赠送甚盛；乌孙王昆

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以女妻昆莫，以为左夫人。公主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思归。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以帷帐锦绣给遗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孙岑娶公主。公主不昕，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为昆弥。

是时，汉使西逾葱岭，抵安息。安息发使，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诸小国骞潜、大益、车（姑）师、扜耆、苏（）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西国使更来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其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徧观名仓库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为酒；多苜蓿，天马嗜之；汉使采其实以来，天子种之于离宫别观旁，极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过于汉使焉。

太初元年

秋，八月，汉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之。宛王与其群臣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至大军乎！无奈我何。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

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

三千人，强弩射之，可尽虏也。”天子尝使浞野侯以七百骑虏楼兰王，以定汉等言为言；而欲使宛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兵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李哆为校尉，制军事。

太初二年

贰师将军之西也，既过盐水，当道小国各守城，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失，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羸。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李哆、赵始成等言：“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太初三年

是岁，汉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议者皆愿罢宛军，专力攻胡。天子业出兵誅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齎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余校尉。宛城中无水，汲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发戍卒甲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卫酒泉，而发天下有罪者、亡命者及赘婿、买人，故有市籍、父母大人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适为兵；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马校尉，徼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于是貳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万。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师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原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谋曰：“王母寡，王善马，杀汉使而生祸，今杀王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王。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母寡头，遣人使貳师约曰：“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侯视汉兵尚盛，不敢进。貳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计以为“来诛首恶者母寡，母寡头已至，如此不许则坚守，而康居侯汉兵罢来救宛，破汉兵必矣；”乃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泽自择之，而多出食食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时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与盟而罢兵。

初，貳师起敦煌西，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将千余人别至郁成，郁成王击灭之，数人脱亡，走貳师。貳师令收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出郁成王与桀，桀令四骑士缚中詣二师。上邽骑士赵弟恐失郁成王，拔剑击斩其首，追及貳师。

太初四年

春。貳师将军杀宛王获汗血马归来，作西极天马之歌。貳师将军来自京师。貳师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入贡献，见天子，因为质焉。军还，入马千余匹。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

食，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乃下詔封李广利为海西侯，以上官桀为少府，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有行者官过其望，以以请过行，皆黜其分，士卒赐亘曰万钱。

匈奴闻贰师征大宛，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侯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詔文便道引兵击楼兰王，将诣阙报。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侯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自大宛破，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说，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

天汉二年

夏，五月，遣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假司马隗西赵充国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汉兵物故什六七，充国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詔征充国诣行在所，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

秋，渠黎六国使贡献。

是岁，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

征和三年

夏，五月。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悉徙其辎重北邸至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佉山；单于自将精兵渡姑且水。商丘成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马通军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嫪渠将二万余骑要汉兵，见汉兵强，引去；通无所得失。是时，汉恐车师遮马通军，遣开陵侯成烧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征和四年

夏，六月。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健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詔，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遣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最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刳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咸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言不行。乃者以缚马书偏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兆伐行将，于祁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祁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

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詛军事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羊，走千羊。’乃者貳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义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臚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招忿，此伯百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按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汉昭帝刘弗陵

元凤四年

夏，六月初，杆采遣太子赖子为质于龟兹；貳师击大宛还，将赖丹入至京师。霍光用桑弘羊议，以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龟兹贵人姑翼谓其王曰：“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綬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王即杀赖丹而上书谢汉。

楼兰王死，匈奴先闻之，遣其质子安归归，得立为王。汉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辞不至。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师汉使；又数为吏卒所寇，怨艾，不便与汉通。后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其弟尉屠耆降汉，具言状。驂马监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责楼兰、龟兹。介子至楼兰、龟兹，责其王，皆谢服。介子从大宛还，到龟兹，会匈奴使从乌孙还，在龟兹，介子因率其吏共誅新匈奴使者。还，奏事，詔拜介子为中郎，迁

平乐监。

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誅，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大将军曰：“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于是白遣之。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击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贵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誅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安归首，驰传詣阙，县首北阙下。

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各车骑，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镇抚之。

汉宣帝刘询

本始二年

初，乌孙公主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妇子泥靡尚小，岑娶且死，以国与季父大禄子翁归靡，曰：“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复尚楚主，生三男、两女。长男曰元贵靡，次曰万年，次曰大乐。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

与车师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击匈奴。会昭帝崩，上遣光禄大夫常惠使乌孙。乌孙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袭乌孙。使使谓乌孙，‘趣持公主来！’欲隔绝汉。昆弥愿发国精兵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弥！”先是匈奴数侵汉边，汉亦欲讨之。秋，大发兵，遣御使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四万余骑，出西河；度辽将军范明友三万余骑，出张掖；前将军韩增三万余骑，出云中；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三万余骑，出酒泉；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三万余骑，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余里，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

本始三年

春，正月，戊辰，五将军发长安。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奔走，驱畜产远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

乌孙昆弥自将五万骑与校尉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基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騊、橐它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上以五将皆无功，独惠奉使克获，封惠为长罗侯，然匈奴民众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上复遣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帝不许。大将军风惠以便宜从事，惠与吏士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兵未合，先遣人责其王以前杀使状。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耳，我无罪。”惠曰：“即如此，缚姑翼来，吾置王。”王执姑翼詣惠，惠斩之而还。

冬。匈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卧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羸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后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当，滋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地节三年

昭帝时，匈奴使四千骑田车师。及五将军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匈奴怒，召其太子军宿，欲以为质。军宿，焉耆外孙，不欲质匈奴，亡走焉耆，车师王更立子乌贵为太子。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是岁，侍郎会稽郑吉与校尉司马^意，将免刑罪人田渠犂，积谷，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破之；车师王请降。匈奴发兵攻车师，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侯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犂。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传送长安。匈奴更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郑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车师地以实之。

地节四年

是岁，乌孙公主女为龟兹王绛宾夫人。绛宾上书言：“得尚汉外孙，愿与公主女俱入朝。”

元康元年

春，正月，龟兹王及其夫人来朝；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赏赐甚厚。

初，乌孙公主少子万年有宠于莎车王。莎车王死无子，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于汉，又欲得乌孙心，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悦。

上令群臣举可使西域者，前将韩增举上党冯奉世以卫侯使执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会故莎车王弟呼屠征与旁国共杀其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自立为王。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南道，与敌盟畔汉，从鄯善从西皆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急皆在北道诸国间，奉世与其副使严昌计，以为不亟而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諭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詣长安，更立他昆弟子为莎车王。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其人。”

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上甚悦，议封奉世。丞相、将军皆以为可，独少府萧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

元康二年

五月，匈奴大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由是数遣兵击车师田者。郑吉将渠犂田卒七千余人救之，为匈奴所围。吉上言：“车师去渠犂千余里，汉兵在渠犂者少，势不能相求，愿益田卒。”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

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得复扰西域。

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应兵者胜；争恨小敌，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贪兵者破；恃国家之大，务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境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合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按今年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於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上从相言，止道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骑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犂。召故车师太子军宿在焉耆者，立以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犂，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以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元康四年

车师王乌贵之走乌孙也，乌孙留不遣。汉遣使责乌孙，乌孙送乌贵詣阙。

神爵元年

握衍胸鞬单于立，凶恶，杀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侯微既不得立，亡归妻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康居、乌孙间小国，数见侵暴，